



雙城記

### 與時空對話

22年前哈維來到中國，他說只有一個目的——想跟藝術家對話。哈維在美國舉辦「天子展覽」，展出了西安的兵馬俑，深厚的中國文化感染了美國人，展覽非常受歡迎，有上百萬人參觀，這在美國是很少見的。每天閉館，人們都走了，哈維總是最後一個，一天，已是半夜，哈維站在「天子展覽」的場地裏，四周很安靜。他走到兵馬俑跟前，一匹馬和一個人，打開展示的燈，在旁邊站了兩個小時，看它們的臉，看到千年前它們被手工做出來時留下的痕跡，哈維說，「這一個時刻，我彷彿聽到了一個聲音對我說話。」

這種隔時空的對話，我也經歷過，哈維是通過物件，我是通過場景。那一年，我應邀到中山大學講課，校方安排我住在校園裏一個特別的建築「黑石屋」。黑石別墅是由芝加哥的伊沙貝勒斯頓黑石夫人出資，為擔任過嶺南學堂（中山大學）的首位華人校長鍾榮光博士修建的寓所，建於1914年，為紀念建造者，稱之為「黑石屋」。現在是學校招待用的貴賓樓。小樓中西合璧，古樸不失典雅，是嶺南風格和西洋的結合體。當晚，整座樓只有我一個住客，一個看門的老者，晚上也走了。整座樓只

剩下一個人。我躺在2樓主人房的床上，起風了，松濤不絕於耳，狂亂的樹影灑在房子裏，灑在床上。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宋慶齡逃到嶺南大學，被鍾榮光校長藏在黑石屋內，度過一夜，避過叛軍的搜查，第二天，輾轉赴香港，宋在《廣州脫險》一文中寫到這次脫險的經過。何香凝在《我的回憶》中寫道：打聽了很多人，最後在友人學校的一所房子裏找到了她，由於緊張和勞累，就在這間房子裏，她流產了……我住的房間，難道就是一個一百多年前宋先生避難的地方？她就睡在這個房間？這個地方，也是這樣的夜晚，窗外起著狂風，樹影……這一切想對我說什麼？

一個藝術家創造出美的東西，然後他離去了，曾經接觸和使用過的人，也已經離去，但美麗的東西沒有死去，這件東西並沒有離開我們。這個東西比那個藝術工匠的生命長得多，比擁有他的人的生命長得多。哈維有了一個想法，這個想法就是，復原，創造美，延續美。哈維和他的妻子小波，把它們再建造出來。我也一樣，所不同的是我是用筆，把這樣的過去，這樣的美，收於筆下。把這樣的經歷寫進劇本，用文學把曾經的歷史留下來。時空對話，是我們受到歷史的委託，讓美得以延續。



此山中

### 跟尼斯遲來的合照

跟尼斯不陌生。首次遊歐洲，是我在加拿大安省唸完高中12班，升上13班入大學前的暑假。自阿姆斯特丹，開始歐洲兩個月遊歷。那次遊走好些國家，幾乎走馬看花，印象深刻：巴黎的天色特別明亮，倫敦陰暗潮濕，奧地利薩爾斯堡阿爾卑斯山脈特別雄偉，山林景色印象難忘……法國就去了巴黎，南部地中海沿岸是第三次歐遊才接觸到。

大學二年班，回了一趟香港，離家4年後的首次。回程經倫敦跟三姐會合，再飛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里斯本當年漂亮也十分落後。數天後，開始啟動倫敦購買好的Inter-Rail學生火車通行證。在一個月內，整個歐洲也包括了北非摩洛哥及歐亞之間土耳其、任何時間乘搭的經濟車位，99英鎊的價錢在當年英鎊匯率頗低的年代，真是地老天荒的優惠（這之後我還大概用了3到4個暑假）。

從里斯本乘晚上開出列車，12小時後於凌晨抵達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遊玩了好幾天，感受這個一度世界上海帝國曾經無限風光的輝煌印記，也乘機應用大學一年班學過少少的西班牙語。

從馬德里踏上前往法國南部尼斯另一轉10多小時的列車，當年的火車當然沒有今天的快，例如里斯本前往馬德里的列車還是柴油動力，木板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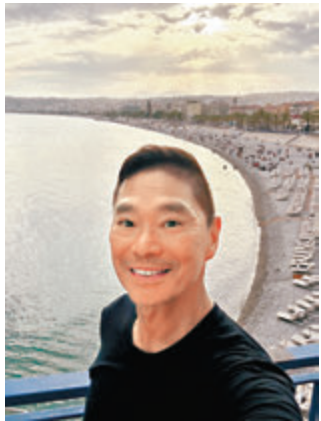
晨光初放到達尼斯，火車站出來，一杯牛奶咖啡，一件牛角包之後朝海岸方向，走在無人街頭上。著名的尼斯海灘非常寬敞，延伸頗長；有人不喜歡並非沙灘，而是鋪滿小石春的石灘，但我特別喜歡，因為相較細沙，滑滑的小石春上邊行走有如腳底按摩。長長的海岸晨光普照下，單用美麗或漂亮不能解釋其驚艷的震撼。

揸着背囊走到山勢較高的海灘東邊，回頭觀望，寬宏無限！

可惜時間太早，附近無人為我持攝影機留下自己跟尼斯合照的影像。

這之後無論目的地是否尼斯，但經過尼斯前往意大利飛翡冷翠，又或西班牙巴塞羅那，總會選擇經過尼斯，卻沒回到海灘的東角，更沒有跟這片風景合照，頗為遺憾。

這次歐遊純粹會友，西班牙華倫西亞，法國普羅旺斯與沿海Cote d'Azur也包括了尼斯，之後北上巴黎飛回香港。在尼斯住的酒店，位於海灘東邊，終於有機會重回當年海邊山坡上；遲來數十年後，我拿著手機轉身Selfie（自拍），圓了跟尼斯海灘合照的願念。



◆那年——該是大學二年班的暑假，離家4年，終於回去度假，回程取道歐洲，首次途經法國南部尼斯。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 為香港人爭光

我們經常會說「有志者事竟成」，當然絕對同意這個形容。最近這句說話剛好可以用來形容我一位朋友，黃浩賢。他早在兩三年前開始創辦了一間科技公司，最初他嘗試發明多種創新科技。在去年開始，他終於選擇專注研發，檢測頭髮的最佳方法，就是以人工智能為客人快速檢測頭髮及頭皮狀況。雖然我沒有去試過，但黃浩賢跟我形容說：「只要大概用1分鐘時間，拍攝數張頭髮及頭皮的圖片，然後放入電腦作分析，人工智能便會在1分鐘後，顯示出數據，可以知道你現在有多少根頭髮，頭皮健不健康。還有通常我們知道一個毛囊最多可能有3條或以上的頭髮才算健康，但如果出現不健康狀況的話，便可以立即找方法去處理。」

最近我這個朋友專程飛到日內瓦參加一個「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頒獎典禮，最初以為他是去湊熱鬧，原來他是其中一位得獎者。就是因為他這個用人工智能去檢測頭髮的發明，獲得當地頒發創新科技獎。其實我這個朋友，就算獲獎，也沒有大肆宣揚。我便跟他說：「其實你不用這麼低調，因為你現在是為港人爭光，你能夠身為一位香港人去研發出這麼好的科技，然後得到世界其他地方認同，應該要給更多人知道，香港人是這麼厲害，而且還是金獎。」其實他也有點同意，所以我寫這篇文章之前，也先詢問過他好不好。

其實在香港也有很多無名英雄，他們除了為自己的理想努力達到目標之外，從過程當中也已經為香港出了一點點力。就算是一個普通市民，每天在茶餐廳服務顧客也好，已經憑他們的專業，令到香港市民或者外地來的遊客感受到香港的服務精神。人就是很奇怪，沒有人去談及到你的專業的時候，就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人在默默努力奮鬥。但如果能夠把他們的專業通過不同的渠道去告知別人，尤其這種專業就是代表香港，可令到世界各地也對香港加深了解。

最後，我最想在未來日子可以享受到的新科技，又可能不算是新科技，不過有改良或有進步空間，就是乘坐飛機的時間可否縮減一些，例如香港飛到北美洲，通常要十數小時，如果未來飛機能夠飛得更快，就算縮短一半時間也好，對人類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便利。我相信總有一日，人們總能夠辦得到。大家齊加油！



百家廊

## 我與採茶燈的故事

與龍岩採茶燈結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正值花季的我，從鄉村中學畢業到龍岩求學，說、唱、彈、跳、畫是專業必修課。記得1989年初，有一次，舞蹈老師外出學習，學校安排外援黃淑霞老師代課，大家親切地叫她「阿霞」老師，她教本土「採茶燈」基礎舞步、隊形變化等，她的身形與舞姿以及親和力，深深折服我，雖時間短暫，卻因此與之結緣，日後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此拉開與龍岩採茶燈的故事，並歷經歲月磨礪和沉澱，淺藏於骨子裏的文化基因慢慢激發呈現，年歲愈增長，愈發深沉。

第二次接觸採茶燈在1990年，記得那年，龍岩市舉辦首屆「山茶花」節，我抽調10名學生參與開幕式大型舞蹈新編《採茶燈》，這支舞由當時的龍岩師範、僑中幼師班等多校50多名學生組成，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參演。清楚地記得，無論是音樂還是舞蹈動作、服裝都大幅度改編、優化，既保留傳統又融入時代元素，更加適合舞台藝術展現，當時有人說：「這次的採茶撲蝶舞蹈將開創歷史先河，無論是音樂、人數還是舞蹈形式，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更無法預料21世紀採茶燈的普及是前所未有的，萬人採茶燈創下世界健力士紀錄，成為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進

入新羅區的每個校園。上世紀九十年代流行音樂開始大勢流行，突然覺得採茶燈音樂「土得掉渣」，甚至不屑，曾幾何時把她遺忘在記憶的角落裏。直到2012年，在北京參加培訓班，臨時安排聯歡會，需以省為單位表演文藝節目，腦海裏閃現採茶燈這個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民間舞蹈，加上當時全國風靡的《江南Style》串編，即能體現福建特色，又融入流行元素，後來江西省同仁強烈要求加入，江西也有採茶燈，異曲同工。於是乎，在那場聯歡會上，採茶燈大受喜愛，獲得掌聲無數。時至去年，同期培訓一外省同仁說當年採茶燈舞讓他印象極為深刻。可見，閩西文化採茶燈舞的魅力無窮！

時間飛快，一眨眼，已年過半百。曾經的花季不在，曾經的風華已逝。但曾經播下的種子，隨歲月增長，扎根心底，根深蒂固，花繁正茂，一如採茶燈舞，已在我心裏開枝散葉，對民族文化的喜愛和自信在不知不覺中深入血液和骨髓。2019年得到《龍岩採茶燈圖典》一書，倍感親切，愛不釋手，一段時間裏，有空就翻翻，對採茶燈的音樂、角色、道具、舞蹈動作、隊形等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2023年參與《非遺瑰寶：龍岩採茶燈》專題采風活動，我想是時候為採

茶燈做點什麼，這次活動，在新羅蘇阪黃地村、美山村，探訪由村民表演的原生態採茶燈，感受民間採茶燈的獨特魅力，原汁原味的採茶燈在村民「沖沖鏘鏘」的鑼鼓聲中拉開，樸實的舞姿，純樸的歌聲，彷彿遇見千百年，18個章節的音樂舞蹈再現茶山茶採茶勞動生動情景。之後，通過查閱史料等撰寫出《採茶「燈」的由來和演變》，從燈的重要性、由來、特色、製作、樣式和大小及寓意等幾部分組成，首次以詳實手法較完整呈現龍岩採茶燈的由來和演變，清晰記錄採茶燈由來脈絡，對研究採茶燈提供了積極參考。

緣分就是如此奇妙。今年3月，再次與採茶燈相遇在黃地村，再次與之拉近距離，觸摸原生態採茶燈，探訪其產生的源頭，再次遇見阿霞老師，談到採茶燈時她依然興奮，一位閩西本土老藝術家深情為閩西文化的弘揚傳承發光發熱。我想，我也會的，做力所能及的事。恰逢盛世，生活愈來愈好，日子愈來愈紅火，文化自信愈來愈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代一代傳承着，一代一代影響着，許多優秀的傳統文化、民間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期待我們挖掘、發展和傳承。曾經播下文化基因的種子，一點一點散發出獨有的魅力，愈來愈濃烈。



冬陽天地

### 乳癌術後復發

最近發現有乳癌病人做完手術、電療、化療後若干年出現復發，對她們來說可謂晴天霹靂，因為當年所有的治療都做完了，也覆診了幾年，這是癌症病人最不想出現的問題。

乳癌的復發包括局部乳房組織，胸壁、腋下、鎖骨上淋巴腺復發，腦、肺、肝、骨節等遠處轉移。復發高峰多數在乳癌診斷後一至兩年，但也有極少數病人到完成治療十幾二十年後才發生復發轉移。因此一般多建議追蹤期至少十年以上甚至一生，視病人的發現時的病情而定。

每次檢查乳房，胸壁和腋窩、胸肺、腹部檢查，看腹部是否有壓痛和器官腫大，以及婦科的子宮、卵巢。詢問病人有沒有相關的不舒服和症狀？例如頭痛、頭暈、咳嗽、胸痛、腹痛、月經失調、不規則的月經、大小便的狀況、心理素質等等，定期照肺、

乳房的X光、超聲波或磁力共振，婦科檢查，腹部超聲波照肝胰臟，盆腔超聲波，照子宮卵巢輸卵管和子宮內膜厚度。有些在吃抗雌激素藥物的要定期照骨質密度。

前幾年新冠疫情有朋友因為不想去醫院或診所跟進，結果將覆診時間一改再改兩三年都沒有正式去做覆診，也有朋友以為完成了所有治療了5年不需要看那麼密，去找一些另類治療，結果當出現不舒服的時候已經發現有轉移。

乳癌的復發決定於很多不同的因素，例如乳癌的細胞種類，有一些復發率特別高，新出的標靶藥或者免疫療法未必有效，要看細胞的分化程度、分期，如果本身有轉移而分化低的復發率相對會高。定期的覆診非常重要，醫生通過定期的檢查及早發現復發給予控制和治療。有的朋友不敢面對，覺得每次見醫生都令她想起自己的病，也有的怕浪費金錢和時間，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沒有定期覆診。

乳癌的康復者，保持心境愉快，多做運動，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如果有不舒服要找醫生看，當然也不要過於敏感，每天坐立不安而令到自己產生過大的心理負擔。



細說星光

### 羅晉楊子姍《執行法官》

在《執行法官》（見圖）中看楊子姍的演技是另一種的享受，唱而優則演的她，過去都是演言情片居多，也很出色，今次和羅晉在劇中演對手，頭幾集那種歡喜冤家的演繹，讓我刮目相看。

《執行法官》是剛開播的法院主題電視劇，由安建執導，羅晉、楊子姍領銜主演，演員還有張晞臨、丁嘉麗、薩日娜、徐潔兒、趙柯、董璇、孫堅、李文玲、傅淼等。6月27日在央視八套首播，優酷視頻同步播出。劇中講述齊麟（羅晉飾）與楚雲（楊子姍飾）兩位青年執行法官在一個又一個案件中追求正義的故事。

羅晉大概在這不長不短的20年演藝生涯中，演過不少成功角色，2017年，憑借電視劇《錦繡未央》演的拓拔浹與唐嫣演的李未央，令他獲獎無數，包括「中國電視劇品質盛典」年度全媒体關注度劇星獎。2019年，獲得第3屆金骨朵網絡影視盛典年度品質男演員獎；同年8月，打入2019年福布斯中國100名人榜榮譽。當然，羅晉的人氣也和他與唐嫣的婚姻有關。

在《執行法官》中的羅晉，是法院中破案率最高的法官，領導就把他借調到破案率最低的執行部門，協助楊子姍飾演的庭長。羅晉那種機靈的辦事作風，楊子姍角色那種程序優先的管理，產生了不少矛盾和爭執，當然，最後兩人都能互相諒解，為人民、為法院執法。這套片的發行機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和優酷視頻。內容涉及國家司法程序，雖不致屬教材式，但也可讓我們在香港生活的，對國家制度增知識。這也是我一直認為這些是香港媒體應該多播的片種。

楊子姍在《執行法官》中的直率，也許和她的現實性格相似，她2015年對外公布婚訊，對外就只說了一句：「嫁了，他叫吳中天。」當年她因出演治癒系電影《街角的小王子》而被觀眾所認識。2013年，因主演青春愛情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而成名。我則較喜歡她主演的《摩天大樓》，是內地首部女性懸疑劇，講述了摩天大樓內發生了一起離奇命案，刑警隊長鍾敬國和搭檔楊蕊森勘破層層迷霧，揭開命案真相的故事，楊子姍和郭濤主演，而其中一個導演，正是她的夫婿吳中天。



演藝彩蛋

### 一粒老鼠糞

最近兩三個月香港人茶餘飯後談論得最多的「花生人物」應該是何氏夫婦吧？本來年輕繼母與年齡相差不遠的繼子女水火不容和爭產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即便發生在家庭之中，也只有親友才會關心或談論。

何氏夫婦的家庭糾紛卻吸引全港市民的注意力，媲美影視紅星的娛樂新聞，轟動程度令人咋舌。男的由受人同情到後來被人唾棄，女的由被人討厭到後來被人更討厭，相信這並非他們主動邀請電視台報導的預期結果。

我無意評論這對夫婦的言論和行為，只要不是犯法，他們做什麼也是他們的自由。不過，女方能夠一面倒地讓市民憎惡，在經濟不佳，大家心情不好之時跑來成為眾矢之的，使大家把情緒發洩在她身上，好像做了一件好事。

我不理會她到底是好是壞，心裏有何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不喜歡她是因

為她的「市場營銷」實在做得很差。我們不能否認有些香港人戴著有色眼鏡審視內地女士，亦會拿一把他們自定的尺量度她們。在這把尺中，內地「壞女人」嫁香港男人是會在拿得香港身份證和公屋後與丈夫離婚，或是嫁年紀大的男人是為了取得他們的財家。她們都是虛情假意，裝模作樣；貪婪愛錢，好逸惡勞；滿口鄉音，文化水平低；搶著大聲說話，打扮沒有品味……還有，香港人常取笑肥胖的人，一旦身形發福便立即成為被嘲笑的对象。

難得的是，這位何太太展露出來的形象竟然百分百符合很多香港人心目中來港淘金女的想像，讓大家絲毫不用研究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便已經可以定案。她營銷自己的手法真是市場學的最佳反面教材。

我不喜歡這位女士，因為我不喜歡她進一步加強香港人對從內地來港與香港男士結婚的女性的負面形象，這對無數過埠新

娘不公平。我認識一些來自內地的女士，很多都是20多年前從不同的城市到廣州或深圳工作，與在當地工作的香港男士戀愛、結婚後來港居住，生兒育女。可惜都因二人不能一起走下去，只得離婚。她們婚姻失敗的原因與世界各地的離異夫婦一樣：性格不合，文化不同，習慣各異，理想不一，不再相愛……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沒有特殊目的。

這數位女士與丈夫離婚後，都是自力更生地努力在港工作，努力養育小兒女。她們當美容師、按摩師、保安，甚至洗碗、洗廁所，都不是舒適的工作。然而，她們都自愛自重，莊敬自強地以汗水和勞力換取一家的溫飽和為子女提供教育。今天，她們的子女大都是大學生，由母親一雙堅強的手托起，讓她們在更高更遠的地方追求夢想。

我尊重和欣賞這班女士，怎能不痛恨損害她們名聲的那粒老鼠糞？